

Johann Sebastian Bach

George Frideric Handel

Franz Joseph Haydn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Ludwig van Beethoven

Carl Maria von Weber

Hector Berlioz

Felix Mendelssohn

Wilhelm Richard Wagner

Franz Liszt

Hans von Bülow

Theodore Thomas

Anton Bruckner

Gustav Mahler

Julius Weingartner

Arturo Toscanini

Wilhelm Furtwängler

Bruno Walter

Sir Thomas Beecham

Herbert von Karajan

Leonard Bernstein

The
Great
Conductors

伟大指挥家

【修订版】

哈罗德·C·勋伯格 / 著

盛韵 / 译

纽约时报》音乐评论



《 纽 约 时 报 》 音 乐 评 论

*T h e
G r e a t
Conductors*

伟大指挥家

哈罗德·C. 勋伯格 著 盛韵 译
(Harold C. Schonberg)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The Great Conductors* Copyright(c)1967 by Harold C.Schonberg**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Barbara Hogenson Agency, Inc.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伟大指挥家(修订版):《纽约时报》音乐评论/(美)勋伯格

(Schonberg,H.C.)著;盛韵译.--2版.--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8

(音乐生活丛书)

ISBN 978-7-108-04826-4

I.①伟… II.①勋… ②盛… III.①音乐评论-世

界 IV.①J60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9191号

责任编辑 樊燕华

装帧设计 优 昙 张 红

责任印制 卢 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图 字 号 01-2013-7523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版制作 北京红方众文科技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4月北京第1版

2014年8月北京第2版

2014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14.25

字 数 230千字

印 数 05,001—11,000册

定 价 55.00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 因道不尽的理由，谨以此书献给《纽约时报》。 }

Contents

目 录

前 言	001
1 综 述	005
2 从埃利亚斯·萨洛蒙到分权领导制	017
3 巴赫和亨德尔	027
4 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	041
5 乐团，调音和观众	064
6 指挥棒的到来	082
7 韦伯和斯蓬蒂尼	095
8 弗朗索瓦·安托万-阿伯内克	106
9 埃克托·柏辽兹	116
10 门德尔松和德国学派	129
11 理查德·瓦格纳	142
12 英格兰舞台	161
13 弗朗兹·李斯特	177
14 汉斯·冯·彪罗	186
15 瓦格纳学派——里希特及其他	203

16	美国和西奥多·托马斯	220
17	法国三杰	232
18	亚瑟·尼基什	239
19	卡尔·穆克	253
20	古斯塔夫·马勒	262
21	理查·施特劳斯	277
22	费利克斯·魏因加特纳	287
23	意大利人和托斯卡尼尼	296
24	威廉·门盖尔贝格	314
25	威廉·富特文格勒	320
26	布鲁诺·瓦尔特	334
27	托马斯·比彻姆爵士	343
28	谢尔盖·库塞维茨基	356
29	列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	366
30	奥托·克伦佩勒和德国学派	375
31	现代法国学派	388
32	来自中欧	397
33	美国的外籍兵团	407
34	莱昂纳德·伯恩斯坦	417
35	现在和未来	426
	译后记：那个得了音乐病的家伙	438



{ 前 言 }

本书大致是一种风格研究，试图呈现伟大指挥家们的音乐态度及技巧的不断演变。英语世界少有文字涉及这个引人入胜且至关重要的话题。我大致上延续了上一本书《伟大钢琴家》（*The Great Pianists*, 1963 年）的风格，出乎意料的是，我研究之后发现关于指挥家和指挥艺术的材料比钢琴家及钢琴演奏艺术还要少。诚然，格奥尔格·许内曼（Georg Schünemann）的基础文献《指挥的历史》（*Geschichte des Dirigierens*）早已于 1914 年出版，但从未被翻译成英语。所以，除了在旧书、旧报纸杂志中没头苍蝇般查找资料之外，有些工作还得有人去做。

接下来的几页中的观点不尽然是猜测。当音乐家们谈论其他音乐家时，会出现一种全面综合且颇为一贯的模式；从吕利直至今天的伟大指挥家都被他们的同侪详尽地讨论过。人物越重要，关于他的信息也就越多。信件、评论、谈话、分析、传记、逸事——我相信，所有这些材料在经过考证和遴选之后能够推出结论，对

每位指挥家在历史中的地位进行准确的评价。越伟大的指挥家，就越有原创力，思想更强势，对同时代人的冲击也越大。这种冲击相较而言更容易描述，因为独创性总能引起敬仰之情（或者说羡慕），接着就会有大量文字试图评价（或支持或反对）和阐释这种独创性。只要遍阅那些与伟大指挥家相关的文献，你就会发现其中惊人的一贯性——一个时代如何呈现这些人物。哪怕是反对的声音（事实上多半正是这些反对的声音）也为某人在历史上寻找一席之地提供了宝贵的帮助。1855年戴维森攻击瓦格纳的文字就恰好证明了瓦格纳指挥的力量以及他把保守思想逼疯的能力。的确，伟大指挥家的核心特点能够得到精准地重现。里希特不动声色，彪罗矫揉造作，尼基什有催眠效果，门德尔松速度快，马勒有张力。

接触早期乐团录音时必须小心谨慎。尽管留声机最早记录了人声，最早的钢琴录音能够在现代设备上成功地重制，但请谨记，直到1925年出现电录音，乐团和指挥的表演才得到了较为真实的体现。那些注重声响效果的指挥不得不把乐团缩减到演出高雅喜剧的人数。比如录制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时，乐团仅有六把小提琴和两把中提琴，没有倍大提琴和定音鼓。英国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早年的广告经理赫伯特·里杜（Herbert Ridout）描述了一些技巧：“法国圆号得把号口对着留声机喇叭，再在面前放一面镜子，好从镜子里看到背后的指挥。大号在圆号后面，号口稍微偏离些，他们也得从镜子里看指挥。大鼓从来不进录音室。”很明显这种环境对音乐毫无益处，更不现实，所以早期乐队录音都是一些轻巧的作品。直到1920年代中期，乐团才开始有了值得信

任的成果。

只有到了这时，我们才能从唱片中推导出指挥的速度、乐句、节奏和重音。就尼基什和其他少数指挥家而言，唱片是唯一留存的音响文献，所以成了无价之宝。至少，尼基什留给我们一首完整的交响乐（“贝五”）及其他重要音乐。仅这点而言，他在当时独一无二。

本书的研究必然是选择性的，否则就会堕落成列举名字。多数时候我只讨论那些在艺术领域留下了永恒烙印的人，生平介绍属于附带提及。我关注的是个体所代表的蕴涵，而非他们的生平细节，除非这些细节对理解他们的音乐有帮助。

我希望特别提及两本书，它们对任何早期乐团研究者来说都是无价之宝：亚当·卡斯（Adam Carse）的《十八世纪的乐团》（*The Orchestra in the XVIII Century*）和《从贝多芬到柏辽兹的乐团》（*The Orchestra from Beethoven to Berlioz*）。我还要感谢沃德·博茨福德（Ward Botsford）和劳伦斯博士（Dr. A. F. R. Lawrence），他们总是慷慨地让我任意浏览他们堪称壮观的早期乐团录音收藏。亨利·普莱森茨（Henry Pleasants）阅读了手稿，并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西蒙 & 舒斯特出版社的编辑亨利·西蒙（Henry Simon）回想起他长期以来对音乐的喜爱，帮助我对草稿进行了润色。埃里克·沙尔（Eric Schaal）允许我任意使用他的精美音乐插图。我太太罗莎琳（Rosalyn）费心阅读校样，纠正了我的夸张之处，并搜罗了许多插图。

哈罗德·C. 勋伯格

1967 年，纽约





{ 综 述 }

噢！成为一个指挥，将一百个人焊成一个歌唱的巨人，发出最美妙复杂的声响，一挥手就能让喧闹的弦乐降至喃喃低语，再一挥手就能让铜管迸出胜利的号角；抬一根手指，再一根，再一根，就知道乐团的每分子时刻准备掀起一轮狂喜的波澜；他倾身向前，有一刻静止不动，手里空空，接着用最后一挥让他们全体咆哮歌唱，每次眨眼时都会听到大钹轰鸣，仿佛是宏大的阿门。

——普里斯特利 (J. B. Priestley)

你们这些指挥们对自己的力量如此骄傲！当一张新面孔来到乐队面前——从他走上指挥台的方式，到他打开乐谱，甚至不用等到他举起指挥棒，我们就知道谁是大师，是他，还是我们。

——弗朗茨·施特劳斯

(理查·施特劳斯的父亲，著名圆号演奏家)

他拥有统率力，无比的尊严，极佳的记忆力，丰富的经验，强烈的风格和宁静的智慧。他已经受过烈火的考

验，但仍未熔化，反而闪耀出一种刺目的内在光芒。他有多重身份：音乐家，管理者，执行官，使节，心理学家，匠人，哲学家，以及可以随时发怒的人。像许多伟人一样，他出身低微；在公众眼中，他是天生的演员。就事论事，他是个自大狂，他必须是。如果对自己和自己的能力没有绝对的信任，他就什么也不是。

首先，他是个领袖。他的部下向他寻求指引。他即刻拥有了父亲的形象，伟大的赐予者，灵感的源泉，无所不知的导师。称他为伟大的道德力量也许不算过分。也许他半是神圣，他肯定在神圣的笼罩下工作（至少某种有着浪漫主义理想的学派让我们这样想）。他必须是强势人物，他越强悍，就越容易被下属称为专制。他只有伸出手，才能让人听话。他不能容忍任何异见。他的意愿，他的话语，他的每一次扫视，就是法则。

有时候他的名字是威廉·富特文格勒，有时候是阿图罗·托斯卡尼尼，有时候是弗里茨·莱纳，莱昂纳德·伯恩斯坦，亚瑟·尼基什，或者奥托·克伦佩勒。这里面没有区别。不管他叫什么，他都必须站在一群音乐家面前，指挥他们。他站在那里，因为必须有人控制一切。他要设定速度，保持节奏，保证和谐与平衡，尽力实现作曲家写在乐谱上的方方面面。从他的指挥棒，指尖，灵魂中流淌出一种高压电，击中了一百名乐手角儿，让他们收敛个人意愿，服从于集体努力。他的耳朵有一百多根隐形触须，每一根都插了电，像是控制板，将每位乐手的潜意识纳入他的掌控之下。假如某一位奏出了错误的乐句或是音符，那根触须就会抽



搐。接下来就是盛怒。

他让那一百来号人乖乖听话，并用不同的方式得到自己想要的效果。弗里茨·莱纳和阿图罗·托斯卡尼尼那样的指挥擅于利用恐惧，莱纳只消眯着眼睛瞪上一眼，乐手们就会呜咽着变成一团原生质。布鲁诺·瓦尔特则有另外一套办法。他总是表达理想已经幻灭，自己有多么凄凉孤寂，乐手们几乎要号啕大哭，马上发誓不再捣乱。“先生们，先生们，”瓦尔特会用基督一般的口吻说，“用空弦拉 D，莫扎特会怎么说？”莱昂纳德·伯恩斯坦则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异常亲切的友爱之情，好像一个足球教练分成两半，“现在，伙计们，让我们一起奏那个乐句，让我们的弦乐部正好在拍子上进来。准备好了？一，二，……”列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在排练时声音单调，完全是公事公办，“D 之前三个小节，降 A 应该是 A，用中强演奏，在后两个小节慢慢加速。全体准备，开始。”

指挥通过乐队将音乐符号转化成有意义的声响。每位指挥对符号的解读都不同，因为他们个性不同。小孩会问“天上有多远”，而对一位指挥来说，“多快才算快？”可不是什么幼稚的问题。多快才算快？当莫扎特写下“小快板”，到底是快步还是小跑？每位指挥都会有自己的想法。他要做的就是跟随直觉，这些直觉的基础是多年的思考和学习。

指挥和他的乐团应该融为一体。如果他有知识和内在力量，就可以让乐团完全听从于自己。然而这不是一朝一夕便能成就的（除非是尼基什或莱纳那样的人物），彼此熟悉、磨合的过程往往需要好几年。但前提条件是，指挥必须优秀。一支乐队通常只要花上 15 分钟就知道面前的新指挥是真诚还是虚伪，是不是在例行



公事，是优秀的音乐家还是伟大的音乐家，性格好不好，是否强势到能够在任何反对声中将自己的理念推行到底。乐手们有上百种残忍的方法考验指挥，他们会无视他的指示，质疑他的拍子，在乐谱里加上错音，把正确的音符奏高八度或低八度，颠倒平衡。如果指挥要求他们紧跟自己，他们会尊重他；但如果他没有注意到错误，他们也心知肚明。如果失去他们的尊重，站在他们面前的那个人可就惨了。有个可怜的倒霉蛋的故事，他有钱却没天分，花钱当上了指挥，却搞得一团糟，定音鼓手终于忍无可忍，敲出一声震天巨响然后嫌恶地扔掉了鼓棒。指挥四处张望，他也怀疑哪里出了问题。“是谁？”他想知道。对指挥来说，买下一个乐团的费用很清楚，但要赢得他们的尊重的费用却永远是未知数。

指挥和乐团之间至少需要有相互的尊重和理解。而互爱，则要求太高。乐手们倾向于视指挥为做规矩的人（有时会没心没肺，甚至是虐待狂）；而指挥倾向于把乐手们看成一群没规矩的小孩，如果不加管教，到了青春期一定会惹麻烦。两方都有道理。

几年前，波士顿交响乐团的一个乐手快要离世时，谢尔盖·库塞维茨基前去探望。这位乐手已经摆脱了一切尘世的责任，抓住最后一个机会告诉库塞维茨基自己和乐团对他的看法。他说，库塞维茨基是个暴君，独裁者，专制者，仗势欺人，还用了一个意为自私、毫不体谅的七个字母的词。滔滔不绝地发泄完之后，这位乐手深深地陷进枕头里，准备一身轻松地迎接死亡。他已经完成任务，为整个乐团泄了愤。而库塞维茨基却真心实意地感到困惑，“我从来没想过真的那样做，你们应该明白的呀。我是你们的父亲，你们是我的孩子。”对于这位乐手来说，至为尴尬的事情

发生了，他不但没有死，还回到了乐团。库塞维茨基从未原谅他。而且库塞维茨基恰好说对了，在许多类似情况下，指挥的确是父亲，乐手们确实是孩子。

为了传达指示，指挥通常会用一根七至十五英寸长的银色锥形细棍，一头有木柄，重量不超过一盎司。这叫指挥棒，指挥挥舞着它打下严格的节奏。有些指挥比如理查·施特劳斯或卡尔·穆克，会纹丝不动地站着，用极小的动作移动指挥棒的尖部。但库塞维茨基和迪米特里·米特罗普洛斯不用指挥棒，他们会抽搐、颤抖、踮高脚跟；至于富特文格勒，第一次看到他打拍子的乐手们都会绝望，因为完全不知所云。还有一些指挥比如伯恩斯坦或莱昂·巴津，会以无限大的幅度抽动空气，臀腿臂肩并用。这类指挥有时会直接挑战万有引力，离开地面，以一种创意和体力的全面迸发翱翔于空气中。这就是舞蹈派指挥，对此伊格尔·斯特拉文斯基曾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一些尖刻评论：

表演中的表演在近些年甚嚣尘上，已对音乐本身构成了挑战，很快就威胁要驱逐音乐了。我看过不少表演(中的表演)，发挥完全时像一首奏鸣曲，发挥局促时像一首赋格。比方说，新指挥X控制着演出的方方面面，就像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揽子社会福利方案一样，他要求细致万分，从第一次进入要表现出恰到好处的艺术神秘感，直到最后几乎要竭尽全力。我可不想去描述X对于真正音乐的演绎，只想说演出最吸引人的地方简直像是一幅耶稣受难图，他伸长的手臂纹丝不动，双手像结冰了似的垂着；他的骨盆向前推，与之配合的是拼



命朝后甩的脑袋；他转过脸时不光对着第一小提琴声部，还越过他们对着观众。大部分曲目都充斥着极为基础的“表情运动”（洛伦茨在鹅类研究中也用过这个词），但他保证在登上百老汇舞台前还会有一项发明，据谣传是在对位法颠倒时表演倒立。不过，最高潮还不是这些，而是表演结束后的表演。先是耶稣走下十字架的活人画，他的手臂半死不活，膝盖弯曲，脑袋低垂（一头艺术的乱发），浑身沐浴在汗水中（我怀疑是哪里隐藏的喷雾器喷出的温水）。走下舞台的第一步还故意踉跄了一下，尽管如此，这位奇迹制造者还是谢幕了四十六次。这真是一场伟大的演出，达到了只有飞机拖曳的空中广告才能达到的高度，哪怕一个音乐家看到也会被冲昏头脑的。

托斯卡尼尼会转圈，左手抵着心脏。尤金·奥曼迪和列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不用指挥棒（不过奥曼迪在隔了三十多年后，晚年又开始用指挥棒了），他们用手腕和手指的动作使得手脱离身体，成为有思想的实体。乔治·塞尔用指挥棒，有着像教科书般的清晰，埃里希·莱因施多夫也一样。克伦佩勒用拳头打拍子，能吓坏一个重量级拳手。至于女性指挥家，人们知道重拍何时开始，因为那正是衬裙露出之时。

莱纳捏指挥棒的位置很讲究，在拇指和三指之间，他的动作极其微小。据一位近视眼乐手说，他因为看不到大师的拍子而感到十分绝望，于是带着一架铜望远镜来排练，这样才能看清楚。据说莱纳的眼神像在猎食的鹰隼一样敏锐，他发现这个乐手在用望远镜偷看，立刻当场解雇了他。这故事无疑是杜撰的。

大半工作是在排练时完成的，好像雷纳尔多·哈恩（Reynaldo Hahn）所说的充电。有些指挥因在排练中不辞劳苦地反复打磨一些细节诠释而著称，然而现场演出时他们或受到观众的刺激（这对一些演出者来说好比春药），或有不同感觉，或仅仅是健忘，而突然有了新想法、新拍子、新速度。这会令乐队特别是独奏家非常不悦。好在大部分时候，指挥在正式音乐会上是按着排练来，只是会增加一些夸张的姿势，这时常令乐手们窃笑不已。特别有一些指挥，只要他们一穿上白礼服戴上白领结，就会有特殊之举，为“运动”一词增添了新含义。

如果说乐团最开心的就是看指挥停止奏乐而把捣乱的观众赶出场，那么乐团最痛恨的莫过于碰到一位排练哲学家。德国指挥或德国训练的指挥特别喜欢讲解、分析。从这点上说，门盖尔贝格至今仍无人能及，仅有一次克伦佩勒勉强打成平手。这是一种危险的实践，少有人能全身而退。越好的乐团，其乐手也越优秀，也就越痛恨说教。当克伦佩勒以六英尺四英寸的高度俯视世界，而五英尺二英寸高的肉球双簧管布鲁诺·拉巴特（Bruno Labate）挺身而出时，一个时代也随之结束了。克伦佩勒在纽约爱乐排练时开始以训诂学方式讲解一首贝多芬交响曲，其意义如何，象征如何，其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地位，其时代精神和协调的重要性等等。时间一点一点过去，直到那历史性的一刻，拉巴特噌地站起身，粗鲁地打断了指挥：“克伦佩勒，您说得太多啦。”接下来一片哗然。通常这类指挥的故事的标准版本是——乐队首席打断他的演讲：“您只要告诉我们您要我们拉得轻一点还是响一点就成了。”

指挥家们通常生动又固执，他们身上的故事自然格外吸引